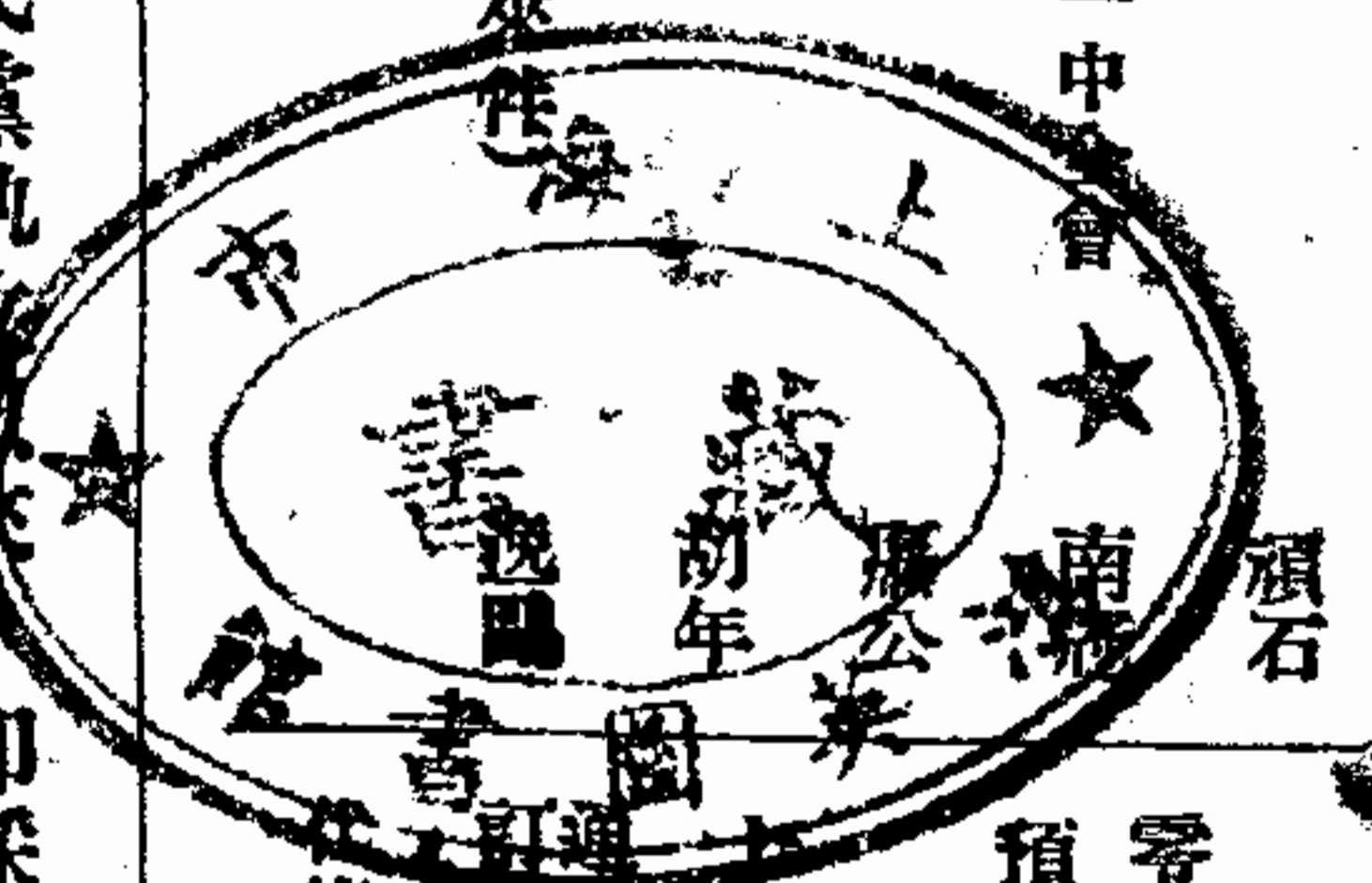


# 熱潮

第五期要目

- 1 談談「越軌行動」
- 2 日軍進攻錦州與國民黨一中會
- 3 反日聲中上海工運問題
- 4 國民黨往那裏去？
- 5 一個跳河逃命者的自述（來件）
- 6 時事短評



頑石

每星期六出版

零售：每册四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主編者：熱潮週刊社

發行處：上海福州路

電話：三三零號

代售處：各報販  
各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七日出版

## 談談「越軌行動」

頑石

在目前階段的反日反國民黨運動，聲勢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孤軍獨戰，大多數民衆雖有奮起之可能，實際還並沒有起來；即學生運動雖已開始左傾，而到處仍不免表現出懦弱與妥協。國民黨及一班準國民黨的上層社會份子對於這一小小左傾運動，却已一致大喊「越軌行動」了！究竟已經有了「越軌行動」沒有呢？應該不應該有「越軌行動」呢？我們認爲必須討論一下。

一切不平等條約，在被壓迫民族看來，是束縛牠的鎖練，在帝國主義看來，是牠的合法權利，被壓迫民族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已經是「越軌行動」了，若採革命的手段，宣布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效，那更是大「越軌」而特「越軌」，這便是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叛逆的行動。中國民族要求的國家獨立與自由發展其國民經濟，首先必須取「越軌行動」，以脫去此鎖練。五卅運動一起來，梁啟超和胡適，首倡以「友誼的談判」「合法的外交手段」修改條

約，國民黨執政以來，即採用了梁胡的政策，談判了外交了三四年，其結果是日本用武力佔據滿洲來厲行不平等條約，一切帝國主義都站在擁護不平等條約的利益上左袒日本，這是證明不平等條約決不是談判與外交手段可以取消的，只有訴諸「越軌行動」！

日本帝國主義用武力來厲行不平等條約，佔據了東北三省，砲擊了天津，現時還正在向錦州進兵，向天津北平增兵，這分明是敵兵深入國境，國家危急存亡的問題，本應用所有的武裝力量，救祖國於危亡。乃國民黨政府視爲外交問題，用交涉來解決，雖然暫時拒絕和日本直接交涉，而視間接交涉即所謂「請求國聯主張公道」和「靜候國聯公平處決」爲不二法門，直到國聯第三次行政會閉幕之後，牠一切不公道的主張和不公平的處決已成爲公開之秘密，國民黨政府已經到了無可「請求」無可「靜候」之時，其一貫的「不抵抗」「逆來順受」「極端避免與日本衝突」的「鎮靜」政策，仍然絲毫不變，視違反其「鎮靜」政策者爲「反動份子」，爲「越軌行動」。其實，只有「越軌行動」即以武裝抵抗，才有死裏求生救祖國於危亡之

可能；非『越軌行動』的交涉，只有斷送東北三省，更進而斷送全中國！

國民黨政府對外政策，只知有黨不知有國；其對內政策，只知有黨不知有民；其已自絕於國民，自最激烈的共產黨到最和平的江蘇耆老團，一致認為事實；即彼黨所稱為國母的宋慶齡亦宣言「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黨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顧惜！」；即彼黨青年亦自認「假黨治之名，行專制之實，致令國民黨為人所不齒。」（二十七日上海日報）。然而汪精衛蒸電仍舊主張「組織政府之權屬於中國國民黨」，民衆代表只可「為人民與政府間意志溝通之機關」；陳銘樞則主張學生只能「在軌道內向政府貢獻意見」；最客氣的鄒魯，也只主張「國民救國會」；「得選代表參加中央政治」；國民黨政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要「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便是「不良份子」，便「不許其有存在之餘地」。所以，學生羣衆一侵犯國民黨黨部，一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國民黨便指為「越軌行動」，加以刺刀的制裁。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而言，「打倒國民黨政府」，自然是「越軌行動」；然站在愛國民衆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這一「越軌行動」乃是必要的。國民黨認為黨權應高於一切，黨的利益亦高於一切，舉凡國家危亡人民戮辱，概不足以使其黨內權位之爭減輕毫末，汪胡只知反蔣不知反日，蔣只知反汪胡馮閣不知反日，汪胡與馮閣亦只知互反而不知反日，蔣介石一面宣布下野，一面指揮「督軍團」跳梁於長江流域，錦州平津之警報置之不理，一中全會一提及用武力收回失地，即來了吳稚暉商震劉峙等一片反對

聲，而黨內兵爭却又已箭在弦上。在這樣的政權之下，「國民救國會」除充牠的裝飾品外，還能够做什麼？國家政權即宣戰議和調兵籌餉的大權操諸這班人手裏，屠殺民衆的快鎗刺刀及一切殺人捕人的命令與機關都握在這班人手裏，怎能够容有認真的反日救國運動發生？如果有人認為在反日救國運動中，在「國民救國會」運動中，一侵犯到國民黨政權問題便是「越軌行動」；那麼，只接受陳銘樞的訓令「在軌道內向政府貢獻意見」，名為政府的反對派，實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的尾巴；或者接受鄒魯的意見，為了「參加中央政治」去坐在國家主義派所提議的「國防政府」中與國民黨共同賣國；此外還有什麼「非越軌」的道路呢？

蔡元培在國府紀念週說：「學生愛國最所歡迎，但因愛國運動而犧牲學業則損失重大，其害幾與喪失領土相等，歐戰時德國財政非常竭蹶，然並不停辦學校，因為學生是國家的命脈……當青年時便犧牲很多光陰與學業，真是可憐可惜」。在國民黨內部連年戰爭中，不知道破壞了若干教育經費，犧牲了若干學生的光陰與學業，蔡元培何以獨對於愛國運動中的犧牲發出了可憐可惜的嘆聲？為愛國運動而犧牲到青年的光陰與學業，這種「越軌行動」，當然是可憐可惜，不過這一「越軌行動」也是必需的。一班老成人和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對於國難（政府賣國也包含在內）都袖手旁觀，青年學生若不挺身而出頭幹一下「越軌行動」，國民黨政府賣國自然賣的更順利些，（例如錦州撤兵，中立區，天津共管諸問題）、其如祖國危亡何！猶太，印度不少大學問家，何救於他們的衰亡！青年學生在

『越軌行動』中雖然犧牲不少的光陰與學業，而獲得活的經驗與磨練，未必不勝過讀死書，這更是新舊翰林如蔡元培輩所不能懂得的。

因封存日貨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發生了侵犯私有財產和干犯法律的問題，因此有人想出一面查貨一面受法律處罰以兩全的妙計，可謂滑稽之至，在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看來，沒收奸商的日貨以至封存日貨，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財產私有權，都算是『越軌行動』；但欲貫徹排貨目的，這一『越軌行動』，自然也是必需的了。所以反日而欲避免『越軌行動』，簡直是寸步難行！如果真要對日戰爭，一切沒收日商財產，沒收奸商親日派的財產，沒收賣國官僚的財產，以充軍費，更需要大幹其『越軌行動』！

我再老實告訴大家吧！『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

## 日軍進攻錦州與國民黨的一中全會

南冠

當此日軍下總動員令進攻錦州之日，正是所謂統一的國民黨在南京舉行一中全會會議之時，這應該是整個的國民黨在中國全體民衆面前最後一次試驗其是否『堅持無抵抗主義』的機會罷！

現在一切情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日帝國主義此次是決然毅然要奪取錦州的了。即在日本復英，美，法三國的警告中亦毫無掩飾地說：『錦州

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自從我們的始祖，直立起來，以前兩足爲兩手而勞動，一直到近代以大批機器停止了無數萬萬手工業農業勞動之呼吸，都是大大的『越軌行動』，英國法國一班『越軌行動』的不良份子，都會把皇帝送上了斷頭台，中國的不良的份子也會推翻了清朝大皇帝，這也算得是『越軌行動』。不良份子汪精衛，也會企圖親擲炸彈狙擊清朝攝政王，這不也是『越軌行動』嗎？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

或者有人以爲『越軌行動』固然產生過不少的文明，也帶了許多罪惡。這是懦夫的聲音！蓮花是經污泥裏生長出來的，文明也是從罪惡之火焰裏生長出來的呵！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之關內撤兵交涉，迄今仍無效果。而最近日軍將開始厲行大規模的匪賊討伐，因此不得不向遼西進出，以肅清其根據地（即錦州——著者）。況聯盟理事會議時，我芳澤代表已保留匪賊討伐之警察權，而在現今之情勢，匪賊與正式軍隊又不易分別。故我軍爲採取自衛上適當之措置，其責任應當由中國擔負……」（電通社二十七日電）。這就是說，錦州是一個『匪

窟』，是滿洲一切『匪賊的根據地』，日軍必須勦滅而奪取之。而在事實上，日軍已佔了營口，田莊台，白旗堡，正在大舉西進；一方向天津輸送大批軍隊與軍火（軍隊二千餘人，軍火數列車），在山海關和秦皇島等處嚴密從事於軍事佈置。同時本莊繁復通牒張學良限期撤兵關內。以上這種情形難道還不是異常嚴重異常緊急的關頭嗎？

然而國民黨的一中全會對此緊急事件採取何種緊急處置呢？直到二十

九日閉會時為止，他們對如此緊急嚴重的錦州問題，始終沒有提上他們的議事日程中，沒有看見他們正式討論過，更不用說有什麼具體辦法了。而且顯然可以看出他們是極力避免討論此問題，日軍進攻錦州在他們看好像無關重要的事；他們每如蔣介石前所召集的四全大會一樣，將滿洲問題付之什麼特別外交委員會辦理。甚至於公然表示：『外交與黨務，毫無辦法』。在一中會議中國民黨各派用全力所爭論所注意的，只是對中央委員各派應增加多少（如汪派滬選九人，蔣胡兩方亦須各增五人）和政府中各院名委各部位如何分配的問題。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以前當蔣介石派所包辦的南京政府，對日軍歷次進攻採取『鎮靜』，『無抵抗』……時，胡派，汪派和孫科等還說些『左話』，說對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他們是不同意的』，說『蔣介石的外交，是與北洋軍閥時代毫無差異的』（胡語），甚至汪派還主張以張發奎軍赴黑援助馬占山。但現在怎樣呢？現在汪派，胡派，孫派等不都是在南京開『統一的』一中全

會嗎？不都是成了『統一的』南京新政府中的主人翁嗎？何以對此次日軍進攻錦州竟禁若寒蟬，一聲不響呢？竟表示『毫無辦法』，毫無抵抗，聽日本自由進攻呢？這難道還不是同蔣介石完全一樣嗎？

我們早就說過，整個的國民黨，無論是蔣派，胡派，汪派，孫派，或其他的任何派別，他們都是一坩之貉，他們都只能出賣中國的民族利益，他們對帝國主義都一樣是無抵抗主義者，他們只能壓迫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運動，只能屠殺愛國羣衆。此次國民黨一中全會對日軍進攻錦州的態度應該是最後一次赤裸裸地公開地在全國民衆面前證明我們的預言罷！

但何以各派國民黨都只能出賣中國民族利益，而絕不能反抗帝國主義呢？十分明顯的，各派國民黨所代表的利益，只是中國各派上層資產階級的利益。中國各派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本質上是與帝國主義的利益一致的。他們都是依靠榨取中國勞苦羣衆的血汗爲生的。在對中國千百萬勞苦羣衆這方面看來，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他們同樣都

是剝削者。帝國主義侵掠中國，主要的就是侵掠中國的勞苦羣衆，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絕不能從根本上反抗帝國主義，他們天然是要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尤其當民衆開始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之時，他們更是害怕，更要公開地投降帝國主義，轉而鎮壓民衆的革命運動。他們與帝國主義的衝突，只是帝國主義取之於中國民衆太多，給他們留下的太少這一點而已。但他們自身既沒有力量，同時又害怕真正有力量能反抗帝國主義的民衆，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只有『忍痛含憤』，『絕對取無抵抗主義』而已。各派國民黨所代表的階級基礎既是如此，我們還能希望他們能反抗帝國主義的任何進攻嗎？何況各派國民黨上層的許多政客，官僚，軍閥，他們除代表資本家和地主的一般利益之外，還有他們個人的私利——陸官，發財，搶地盤，刮地皮等——當然他們愈加要成了澈底的無抵抗主義者了。因爲如果真要抵抗帝國主義，不僅會打斷他們陸官發財的機會（尤其在民衆革命潮流興起時），而且還會葬送他們性命呢。有人如果希望各派國民黨能抵抗

工帝國主義，就等於希望各種販賣日貨的商人能抵制日貨是一樣的滑稽幻想。

事實勝於一切詭辯，現在的國民黨，無論是那一派，應該公開承認他們對日帝國主義只能是澈頭澈尾的無抵抗主義者，只能投降賣國。他們以前還可以互相推委，還可以說沒有『統一』，『統一』然後才有『辦法』；現在他們總算是『統一』了，他們總算坐在一個『統一的會議』上相互討論過了，但依然還是『毫無辦法』，依然還是取無抵抗主義，這樣鐵一般的事實，難道還有詭辯之餘地嗎？讓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孫科以及每個國民黨人自己出來說罷！

國民黨無論那一派，無論他們統一或分裂，只要他們一天站在統治地位，他們對日帝國主義以及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任何進攻，都是絕對取無抵抗主義的。他們對滿洲問題，早就預定投降日本，簽訂賣國條約，他們所顧忌的只是民衆的反對和相互間的牽制。現在他們已經『統一』了，相互間的牽制是沒有了，所剩下的『障礙』，就是民衆的反對。所以他們一到

南京就發生『一二一七』慘案。從這次國民黨各派的『統一』以及統一的『中全會』上表現出來的，就是：『各派國民黨現已精誠團結一致投降日本出賣中國民族利益，和一致鎮壓反日的民衆運動』，此外就是『他們的暗地準備新的分裂和新的軍閥戰爭』，僅如此而已。

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從國民黨的一中全會看來，毫無疑義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已是毅然決定放棄錦州的

## 反日聲中上海工運問題

癩公

工人，特別是上海和廣東省港工人，是全中國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鬥爭的中堅力量，這一過去事實，誰都不能否認。國民黨利用工農的力量得了政權，轉過頭來屠殺工農，特別是把工人看做牠的唯一敵人，協同，幫助中外資本家，用鎗尖，黨部同法令，把革命的工人壓迫得抬頭不起，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敢於進攻中國之一原因，同時也是此次反日運動軟弱無力之一原因，並且是主要的原因。

現在全國學生反日運動已開始轉

了。錦州不久就將落到日軍的掌握之中，這樣，整個的東三省已非中國所有，滿洲幾千萬人民將長陷於日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之下。現在唯一的出路，只有民衆自動地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直接向日帝國主義爭鬥，首先必須肅清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打倒鎮壓反日民衆運動的賣國漢奸——各派國民黨。

一九三一·一二·三〇日

向到反國民黨運動，箝制並破壞全國人民組織之唯一凶物——國民黨受了相當的打擊，人民的組織力當然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就是反日運動有突然加強的希望。實際上，箝制破壞人民組織之凶物受了打擊以後，上海工人運動的現狀是怎樣呢？我們可以分開幾個問題來觀察一下：  
自由組織工會問題。羣衆離開了組織，什麼力量也沒有，國民黨從過去經驗中看清了這一點，所以牠所頒布的工會法，等於是一道解散一切

工會的命令。這一工會法是綑綁工人羣衆的鐵鍊，是工人羣衆的眼中釘，所以官僚工會的領袖們甚至國民黨各下級黨部，爲和緩羣衆對他們的憤怒計，亦不得不出來說說『取消現行之工會法及一切勞働法規』以郵務工會爲中心的所謂『全市工界代表大會的決議』，『明令廢棄南京政府頒布之一切勞工法』（各區分部聯合代表大會的決議）。但同時他們都主張由政府另行頒布什麼『切實保障工人團體』或『適合於勞働者要求』之工會法，這便是他們的『鎗花』了，能有一個工人會相信非工人的政府會頒布這樣的工會法嗎？真正工人羣衆是要求自由組織他們的工會，不受資本家政府過去未來的任何工會法之束縛。並且，商務印書館工人和華商電氣工人，都已舉行羣衆大會自動手去強制接收了以前官僚領袖所把持的舊工會，這些新恢復的工會，如果仍爲另一派官僚領袖所把持，如果不是依照產業的獨立工會，而仍舊是依照舊工會法的什麼分區工會之分事務所，工人羣衆仍然要自動手把牠改造過。當商務印書館工人代表團於本月十七日接收

出版業工會分事務所時，官僚領袖工賊后大椿王昌源等即已僱集流氓多人，準備奪回，而爲工人維持隊所峻拒；二十六日后大椿等復率領武裝流氓打手，於夜間佔據會所，毆傷工友數人，並往湖州會館軍警團聯合辦事處，謊報有大批共黨受日人利用在商務印書館暴動，該辦事處立派軍隊到廠捕去工友鮑阿昌等七人。次晨，工人羣衆入廠工作時，羣向后王等責問，后王等又喝令爪牙，毆打工人，遂起衝突，后大椿，王昌源，嚴永泉，均被毆傷，並有女工咬傷后頭，會所暫由長警看守，商務工人羣衆即令失掉一個會所，並無傷於組織，后大椿這班工賊，一再搶奪會所，一再利用流氓和軍警對付工人，這種國民黨的工會官僚，總算是最後破產了！

總工會問題。推翻國民黨的工會法之後，自然需要組織代表全上海工人的總工會。但工人羣衆所需要的總工會，必須是代表工人羣衆的意志與利益，爲工人階級利益奮鬥而爲羣衆所擁護的總工會，決不是代表空洞的工會機關爲國民黨做應聲虫的總工會，后大椿，陸京士，兩個官僚領袖

所操縱的南北兩總工會（南會以水電業工會爲中心，北會以郵務工會爲中心，據他們成立的決議與提案，前者比後者更加國民黨化些），雖然合併起來，仍然是舊店新開，離開足以代表全上海工人的總工會，何止十萬八千里！如果牠的領導者（無論是名義上的或是實際上的）都像后大椿這班東西，那簡直是一個工賊集團。久受國民黨箝制的工人羣衆，現方開始活動起來，首先自然是充實各業工會，其次才談得上代表工人羣衆的全上海總工會，現有的總工會，即僅僅這一組織形式，亦有牠的意義，即是衝破了國民黨的工會法；因此我們對於牠，只要牠能够排除后大椿這一類過份反動的領袖，只要牠不繼續做國民黨黨的走狗，暫時不妨對牠存一點『幻想』，即是看牠怎樣爲工人切身利益而奮鬥，怎樣爲反日運動而奮鬥！

工人防護切身利益問題。現在所謂爲工人切身利益而奮鬥的問題，尚非侈言向資本家進攻，而是指防禦資本家向工人進攻而言。即官僚領袖所領導的郵務等七十餘工會，最近所召集的緊急大會，『爲資方藉口壓迫

「工友宣言」也說：『奈近來有少數（少數嗎）？廠主，不明大義（？），屢藉國難爲護符，不惜施壓迫之故技，或則停廠而解雇工人，或借故而開除工友，如大新染織廠之無故關廠，又如大東書局之大批解雇工人，其他糾紛，不勝枚舉。』此外如達華工業廠因工人向資方要求協助組織義勇軍經費，工人代表被毆傷，工友七人被開除；永安紡織第二廠，因要求發給花紅，鎗傷工友多人；英商公共汽車前因工人罷工全體開除，現在新招的二百八十餘工友，又因公司壓迫過甚（如不掉紅牌子，未到站開門等）均記過，滿大過三次，即行開除。且由捕房以煽惑罷工之罪逮捕一號售票員，全體工友，爲要求釋放被捕工友，由怠工而罷工，公司又將全體工友開除了；浦東日華紗廠，自東北事變發生以來，陸續無故開除工友達數百人，本月二十四日，又將布機間全體女工增加工作，平時管三部車者，現須管四部，平時每匹布織完，給工資五角六分，現減至五角，並令女走狗張富英，胡阿珍，強迫工人工作，旋又誣報警所，拘去工友陸小妹，倪

金秀二人，並開除工友四十一人，這一切一切，都另要一個總罷工來結束民國十七年以來整個資方進攻的局面。

#### 秘密營業問題。

秘密營業是全世界資本家對付工人的秘訣，同時也是損害生產的惡習，只有工人監督生產才能夠防止這一惡習。例如厚生紗廠自民國十五年改組，加深滋記後，營業頗爲發達，年有盈餘，從未分過紅利，去年冬季該廠忽以虧蝕停歇，經該廠全體職員百餘人，以刑事侵佔罪控董事員潤生等七人於法院，本月十四日，原告蔣仲和等當堂聲明：『根據經理報告，十五十六十七三年共賺五十餘萬兩。』被告員潤生則云：『所餘僅萬餘兩。』此項訴訟，至今未有結束。又如吳淞蘊藻路永安紡織第二廠，今年因受抵貨關係，營業甚爲發達，因之該廠職員向廠方要求發給花紅，廠方應允預借工資四個月，餘俟年終結算。本月十九日，全廠工人亦推代表要求發給花紅四個月工資，而廠方不理，工人遂舉行罷工，並召集代表大會，向廠方提出條件，廠方忽於二十日貼出佈告，略謂『此次工潮

，似有搗亂份子參加，故即日起，宣佈暫停工作』，同時復請公安局派警察大隊及保衛團駐廠彈壓。是日傍晚應班工人上工時，見廠門緊閉，羣不知何故，移時聚集六七千人，守門警察向空放鎗示威，工人遂破門而入，警察保衛團齊向羣衆開鎗並開放盒子砲數百響，羣衆退避不及，擊傷多人，死一人，焦連英；三人重傷，一爲男工李倫銀，子彈自右肩穿過左肩；一爲女童工，楊鳳弟，子彈穿入頭部；一爲女工，此外還捕去男工五名，女工三名。又如滬西小沙渡大新染織廠，曾藉口原料缺乏問題，於十月十九日宣告停業，迭經社會局調解無效，市府仲裁准許全體工人仍在廠宿膳；乃廠方忽於本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招來武裝探捕四十餘人，用武力驅逐工人出廠，當被毆打重傷者，工人楊福慶，徐石清，朱祥雲等三人；輕傷者，工人謝昇祥等二十餘人；楊福慶傷在肺部及腹部，徐石清傷在腰部，故命在垂危。這兩個慘案，一個剛剛在南京軍警屠殺學生後第三日，一個在其後十一日，像這些上海人所謂『爛小工』，他們的死傷更不足引人注

意了！上海以至全中國，這類事當然很多，即僅僅就這三案（一訟案，兩慘案，均詳見上海各大報）。而論，已可見資本家是如何卑劣無恥和如何暴戾恣睢了；已可見損害生產的只有資本家而不是工人；已可見由各廠工人組織各工廠委員會來監督生產，以防止由廠方秘密營業所發生的種種糾紛與流弊，實為必要了，不但對於工人有必要，即對於社會經濟也有必要。

因此，我們知道並且主張：

## 國民黨往那裏去？

胡年

人們會熱烈和迫切的要求過寧粵統一，以為統一政府成立即可集中力量共禦外侮。國民黨的要人自己也口口聲聲說，『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現在國民黨的甯粵由議和而各開其四全大會，而合開其中全會了。可是事實如何與期望相反！國民黨的四全大會開會之日正黑省中日慶戰最烈之時，而國民黨眼中睜睜的看著黑省斷送，不唯不遣派援兵，連像國內私人或團體的捐款接濟也沒有。這還

一，工人羣衆自由組織公會，推翻國民黨工會法；

二，力爭罷工自由恢復工人在上次革命中所得權利，以結束資本家向工人進攻的局面；

三，組織工廠委員會監督生產；

是目前上海工人羣衆以至全中國工人羣衆鬥爭之主要目標；也只有這些鬥爭的基礎之上，工人羣衆才有力量使反日運動突飛猛進。

十二月二十八日

說是蔣介石獨裁時代的罪過。現在統一的國民黨開一中全會，正在錦州危急之時，他們所討論的只是分配中央權位的問題，只發了一紙空命令，命張學良堅守錦州，一中全會已完，錦州的軍隊開始自動撤入關內。這樣所謂統一後的國民黨與蔣介石是同樣無能，同樣不抵抗。兩個賣國政府統一起來不會成一愛國政府，兩個屠殺民衆的政府統一起來不會成一擁護民衆利益的政府，這等於數學上——十

（——）——不等於十心的一般明瞭。人民果能繼續忍受國民黨的欺騙麼？

國民黨一中全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各派間瓜分權位，所謂共赴國難，不過是一個幌子。他們於閉會時發表了一篇宣言，表示他們今後的大政方針。本來他們的大政方針，不用宣言，民衆已目擊身受，已是最明瞭的了。那些賣妻鬻子的災民，所受的痛苦是因為國民黨的官吏侵吞了治河築堤的公款，農民的破產和工人的失業，年年增加，是因為國民黨的官僚貪污，苛捐雜稅和不斷的內亂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國民黨殺死了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和民衆，寡母，孤兒直到今日還為死者哭泣。各地工人的罷工失敗是因為國民黨幫助資本家，用仲裁的方貳欺騙工人，或槍斃罷工者。各地的農民暴動，是因為軍閥官僚地主的搜括，敲詐，租稅等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物價騰貴是因為國民黨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品，製造品和甚至原料和食品都要仰賴帝國主義國家的供給。五年來國民黨的統治給了民衆以空前未有的痛苦和災難，此外還有什麼？他



們的宣言能夠抹殺這些事實麼？連他們自己也承認『國內生產日漸衰落，……社會經濟逐漸崩潰……失業日多……了。這是誰的責任呢！』

寄生在軍閥胯下的汪精衛等標榜民主政治，但是不能而且不敢動各地軍閥的一根頭髮，他們歷來是依賴各地軍閥在牠之下過官癮，討生活，軍閥亦利用他們為欺騙民衆的工具。國民黨現在號稱已統一，但各地仍設立政治分會，軍事委員會，換言之，國家將比從前更分裂，更混亂，民衆將來的擔負愈增加。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精衛一聲不響，三年前反對政治分會最激烈的陳公博，現在也贊成了。他們與軍閥一樣害怕民衆，即害怕『反動份子』，『不良份子』。民衆如果擁護這樣的『民主主義者』。自己頸上的繩索。不唯不能解脫，而且將比從前套得愈緊。

我們看國民黨的『統一』『團結』，既是以國家更分裂的代價換來，統一的國民黨又是怎樣『共赴國難』呢？一中全會的宣言說：『暴日侵略東北，兇燄益張……本黨……自衛之國防準備，……外交方策，均待世界

公理為之判斷』，換言之，即是蔣介石張學良一貫的信賴國聯與美國的政策，不因國聯美國勸『雙方』撤兵，勸中國與日本直接交涉，幫助日本抑壓中國而有所改變；『全國人民為之後盾』，換言之，人民不許走過國民黨的前面，否則便是越軌，要『嚴厲』或『斷然』處置，用槍或刺刀戳死人民，以免『友邦惶惑莫名』。（實在連駐華英使藍浦森尚『對中國學生團之愛國運動，極表同情』，而南京政府必欲槍殺學生。國民黨如此媚日，連英帝國主義也看不過眼，有點『惶惑』呢。）國民黨統一後的『共赴國難』，仍不外蔣介石時代之舊政策，即對日攻錦不作抵抗準備，傾向直接交涉。新政府為日本鼓吹，『犬養毅為總理好友，彼對中國革命確表同情』（居正），以便『今後中日問題，將入於一新局面』，即入於一個月以前學生未示威時顧維鈞進行直接交涉的舊局面。他們在進行直接交涉以前，必須取締學生運動和民衆運動，所以準備南京一二一七的慘案，杭州宣布戒嚴以禁止集會遊行，各地公開，或秘密解散義勇軍。從此，國民要

覺悟，零碎的示威，即使得到勝利，也是不夠的，不穩固的，政權一日留在國民黨的手中，牠隨時可以壓迫，屠殺民衆，而進行其媚日賣國政策。

國民黨的訓政引導中國走上了滅亡之路，在中國前面橫着的是一無底的深淵。但是國民黨毫不慚愧，他們認為中國的『組織政府之權』仍應『屬於中國國民黨』謝謝他們的恩典，準備召集國難會議與國民救國會。所謂國難會議，不過是找一些朝野名流，會集一黨，通過國民黨所提出的東西，他們在這『一團死水』與國民黨要人『實為此死水中叢攢之蛆』的政治中，不會與波作浪，可以斷言。所謂國民救國會，無非是國民黨企圖在社會上尋找更擴大的基礎擁護牠，由牠認為可靠的，『而非奸人操縱的』，『合法的』『民衆團體』選舉一些代表，用人民的名義，在牠所行的政策之下畫諾，舉手。這即是他們所謂的國民救國會：國民黨是中國的主人，中國的國民反而變成了政治權利被剝奪的奴隸，由『本黨……與人民以參與政治之機會』。我們看，

國民黨說出這樣的話，是何等無耻，民衆應如何感覺侮辱？然而受國民黨壓迫屠宰的國民，國民黨是可以肆意侮辱的。

國民黨的一中全會開會，當強敵深入，在中國任意橫行，帝國主義的列強正注視東北事變之結果，和準備急起行動獲得新的均勢之時。擺在中國前面的問題是『救國或亡國的問題』，但是執政的國民黨對此問題不敢提出亦不敢回答。他們的宣言沒有一字提到如何抗禦外侮，與澄平時代的宣言沒有多大分別。這樣的黨還有什麼前途？牠只成爲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衆反抗之紐帶。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國民黨是保了險的，能長久執行這一任務，能逃過滿清與北洋軍閥在民衆手中所逢之劫運。

而且國民黨要人現在也失去了這種自信。無論孫科在國民黨一中全會閉幕時如何鎮定說的這次全會『是從來所未有』，『是本黨改組以來，沒有那一次：能如這次大會親愛精誠團結一致的偉大精神的表現』，但他的心中是空虛不安，對將來沒有把握的，所以接着說，『本黨如失去了領

導民衆的地位，結果我們的黨必遭滅亡』。汪精衛也斤斤以『如果國民黨與日本講和，則『人們』可以加國民黨以賣國之罪，也是要滅亡的』爲慮。不過汪精衛總企圖以他那生花之舌來阻止國民黨滅亡的命運。不過我們可以說，國民黨如早日滅亡，民衆早日得到快樂與自由，得到一千種的幸福。帝國主義在現在無論如何不會滅亡國民黨，亡國民黨的將是奮起革命的工農大衆。

『一致對外』爲本黨與全國人民共同之呼聲。好一個『一致對外』，政府沒有給日本帝國主義一點損害，而一二一七慘案所流的愛國學生的血還沒有乾呢。現在牠的目光又注意到『赤匪』了，認『赤匪』爲『腹心之患甚於外敵』。不消說，南京政府即使把『赤匪』都殺絕了，中國仍然逃不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擁兵自衛者之不抵抗，中國的生產與社會經濟仍逃不了衰落的命運。而且帝國主義的侵略就過去的歷史看來，與共產黨勢力的消長成反比例。共產黨的勢力愈衰敗，帝國主義的侵略因不逢着任何抵抗而益無忌憚。卑賤的中國國民

黨在帝國主義之前匍匐的投降，使中國連年擾亂不已，牠以爲救濟中國的生產衰落是靠多多的殺人。

現在國民黨的剿赤將遇着不可超越的困難。老實說，除了最反動的國民黨企圖以剿赤轉移人民視線，掩蓋其對日不抵抗與投降以外，大多數國民是不會爲其欺騙成功的。從前最麻木的申報現在也知道將共產黨與匪分開，認爲『當前之問題，第一爲如何以禦外侮，……對外必須貫徹打倒帝國主義一政策之決心，……對內必須以痛苦大衆之利益爲前提』。國民黨今日自己也承認學生爲『共黨領導』，牠明日亦將承認工人運動爲『共黨領導』的。共產黨將不僅在江西等地的蘇維埃區域，而到了南京政府的四圍，如在其前後，如在其左右。共產黨竟愈來愈多，剿不勝剿。人民在過去幾年已飽嘗了國民黨剿赤的痛苦，那些紅軍退出的區域，國民黨有絲毫的改良，與生產的恢復嗎？民衆會問自己說，還有什麼勢力比朽衰的國民黨更壞的呢？他們不感覺得共產黨是洪水猛獸，而只感覺得在軍閥官僚豪紳的大集團的國民黨統治之下，生活

一天比一天的不能忍受。他們想，爲什麼不可以讓共產黨試一試呢？

民衆對於馬占山的努力抗禦日本，不惜竭盡能力甚至毀家的幫助款項，國民黨政府的『努力肅清赤匪』，能得到人民自動的捐一文錢嗎？從前那些熱心爲政府銷公債的上海銀行家，現在因公債基金動搖，總會覺悟他們幫助南京的十餘萬萬，是化爲煙和灰了，沒有用於建設事業，他們再肯冒險資助政府討赤嗎？

國民黨日暮途窮，其最後希望爲『應用國外資本技能以發展國家生產』。換言之，國民黨想向帝國主義大借外債以維持自己的統治。不過帝國

## 一個跳河逃命者的自述（來件）

逸 鷗

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所以不能夠怎樣淋漓盡緻的描寫出來而加以形式上的構造，字面的點綴。不過，我是一個跳河逃命者，我在這裏所說的話句句都是身臨目擊的事實。

我們前兩次要到南京去請願，最少總要在車站鵠立幾個鐘頭。這一次

主義對於這一各派爭鬥完全沒有緩和的國民黨和從此更陷於分裂的中國是否信用，和放心投資呢？

在今日，比任何時候都明顯，國民黨已失去全國各階級的同情，支持牠的統治的，只是軍隊。而我們知道，軍隊的情緒是隨民衆運動的高漲而改變的。整個的國民黨，從蔣介石到汪精衛已在這次東北事變中信仰毀損得不堪，牠的滅亡只是時日問題，中國自東北事變發生以後，又快走進以革命解決，根本問題的時代了。革命的風暴在前面，人們準備着罷。

一月三日。

帝國主義，爲着要保存對於主人的好禮貌，他們也就不得已准學生們進京去，然後在那兒施行他們的手段給與主人一點信仰。不然，外埠的學生要扣車，躺在鐵軌上，爲什麼上海的學生不呢？

我們很舒服（當然亡國的預兆是關心于懷）坐頭等車到了下關的時候剛是晨曦微明，再乘小火車進了南京。天氣的嚴凍是大家所能想像出來的。那天因爲是太疲憊了所以也就寄宿在國民會議場休息。

次晨，我們的代表回來報告說，總指揮部議定今天遊行不經過任何機關而只是要在南京巡巡馬路。『上海的馬路還比南京好，爲什麼要到南京來量馬路呢？我們來的目的是要向政府示威，並不是要向馬路的行人——南京的民衆示威的。這樣可以算是援助北平的學生嗎？』大家都是紛紛的抗議，反對，甚至有的表示不願參加。代表向學聯提議了這個意思，于是在中大草場上開臨時全體大會。後來重新議決經過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但不進去提出任何條件。

到了中央黨部，呵，中國國民黨

最高黨部遇見了學生好像如臨大敵似的把鐵門鎖閉，在內邊又站在數十個的守衛兵士。青年的熱血在這時候那有不沸起來呢？誰能够再忍耐下去？復加以黨部屢次壓迫學生愛國運動更使我們愈咬牙切齒！於是有些學生迫于太忍不住遂把旁邊的玻璃窗電燈打毀。諸君，也許可以說這是無理，但是更進一步想，這是可嘉的。中國沒有這幾些剛毅勇敢的青年，恐怕今天已是像朝鮮，印度一樣了。

離了中央黨部向國府而去，途經中央日報館。學生看見了這幾個大字越是火上加油，爲着國家櫛風沐雨不避勞苦而來，却被這報館誣之爲反動份子。不消說人人都是非打不可。我們直到現在才知道，政府準備屠殺學生乃是必然，明顯的事情。當學生氣憤攻打中央日報館的時候，牠便急急如律令的動員了依靠他們餬口的一般流氓，蔣介石私人的走狗——中央軍校學生，這樣還不夠，又派一大隊刺刀快鎗雄糾糾的正式軍隊做殿軍。一遇見學生便當頭一棍。排列在後隊的學生，最先被流氓衝散，運用木棍亂打。後來又把報館圍住，預備把被圍

在裏面的學生個個給與慘酷的死刑。幸得有一位同學跑到前隊喊救。（這時候學生的隊伍已是斷續混亂了），前隊的復旦等同學大爲憤激，不顧生死地衝回來援救，雇用于國民政府的流氓雖是手執木棍喊打，而對於愛國的學生總也有點驚心，一見學生衝回來便不打而散。可是還有後頭持鎗實彈的殿軍呵！喇叭一吹，尖銳的刺刀殺到學生們的身上來了！大家想一想吧，空拳打得過刀鎗嗎？愛國學生也就在這時候死傷遍地了！大批愛國青年，非死在日本帝國主義鎗彈之下，而是死在青天白日旗下黨國大人們閃銀光的刺刀之下了！

我從報館裏的後面跳河而逃。回到國民會議議場，看見許多同學負傷呻吟于地板上，死者失踪者還不知多少！滿身疼痛的過了一整夜；翌晨四時許便被呵嚇起來。這裏還有一段很傷心的事！

不知幾千個的軍隊在天還沒有黎明已把我們學生的住所團團圍着，強迫我們收拾行裝回滬。我們一提被捕同學還未釋放，那長官們便出手槍向空開放示威。在這裏我要多說一句，

就是我們以羣衆力量，愛國熱忱向政府示威，而政府却以槍砲向我們示威！我們在威脅之下勿奈何整了行李被押出來。站在門前不久忽聽見一個受傷的同學淒切地哀哭着，轉回頭看見一堆人不知圍着什麼。等我跑到時，流悲啼者不知多少人，原來是一個僵硬伸直躺在木板上的英專同學底屍。我淚點已經凝在眼眶了，掀起蓋被看見死者的眼睛還沒有全閉，使我的心非常感動，不自禁地的如大雨似流着淚。我們扶了屍，守着屍痛哭，而那國民政府派來的飛機却在空中飛翔，散傳單，賀喜！同胞們，這是多麼痛心呵！

我們請求許准我們把死屍抬回來，新軍閥宋希廉却虎狼心腸的不睬我們。我們無力抵抗政府，可憐只打算抬屍周行于全國同學面前，給他們看一看統治者就是採取這種手段對付愛國的學生。暴日在東北屠殺我們的民衆遺骸還可以給我們領回收埋，中國政府——所謂國民政府，屠殺中國青年學生，却連遺骸也要沒收。這時候，同學們的哭聲驚動天地，甚至兵士們也都低下頭暗暗落淚。除非是狗狼

心腸，誰能夠在這淒慘萬分，能忍住他的同情之淚呢。新軍閥宋希廉眼看這種情況會激起兵士的奮慨，遂下令搶屍！唉，我們的國民政府剝削民脂民膏殺戮民衆還不夠，而偏要再搶奪死骸哩！殘酷孰有甚于此？暴虐孰有甚于此？一個復旦的同學，因為不給

死屍與護兵抵抗，反在當場被綑綁，又從而向空開槍給與警告。這種流氓強盜的政府，我們還需要嗎？被押送到下關車站。路經過鐵道部時，那裏還是張燈結彩的歡迎什麼西山派一流大人物們。諸君，我們的血就是他們的酒呵！他們喝酒，同時

也吮吸我們的血呵！  
起來吧！中國的民衆！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  
創造我們民衆的中國！

◎ ◎ ◎ ◎

## 時事短評

### 國民黨政府對於國難的態度

當日軍急攻黑龍江時，國民黨政府大開其他他們的什麼四全大會，置國難於不聞不問。而黑龍江終於失守了！現在日軍正向錦州進攻，而所謂新的統一政府又在大開其他他們的什麼一中全會，置國難於不聞不問；一中全會對於閻錫山『政府檢拔十萬勁旅增防錦州』提案的討論，吳稚暉商震劉峙一致反對用武力收回失地，結果只是『交國府電張學良應盡能力所及積極防禦』，而錦州竟自行撤退了！這便是各派國民黨政府對於國難的一貫態度！

### 國民黨政權的本質

一中全會討論錦州問題時，吳稚暉說：『東省失陷，

張學良固當負責，惟國賊勾引日寇內犯者其罪亦不容道』。他所謂『國賊』當然是指粵方，特別是指陳友仁與劉紀文。惟吳稚暉何以不明指其人而攻之，又何以不攻之於國賊勾引日寇之時，而攻之以為張學良做被攻之盾？粵方被吳稚暉攻急了，『蔣介石於民國十六年到日本做什麼』？和『日本濟南撤兵何以忽緩』這些秘密都會要宣布出來。像這樣『寧粵對峙互暴其短』（宋慶齡言語），正是暴露了國民黨各派的真面目，說明了整個國民黨政權的本質！

### 國民黨政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嗎？

國民黨各派的真面和整個國民黨政權的本質，民衆都已認識了。那麼，怎麼辦？據鄒魯的意見，『國民救國會』的職責只能擴大到『得選代表參預中央政治』；馮玉祥主張：『民衆應行使主人翁的職權嚴厲監督政府』；汪精衛蒸日通電則說：『組織政府之權屬於中國國民黨』，

國民救國會議只是『由民衆團體代表參加組織，俾得充分表現其對於國難之主張及方法』。照他們的如意算盤，國民黨政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民衆只能表現其主張及方法，再進一步只能監督政府，最大限度的開恩也不過參預政治！革命民衆能夠『認爲滿意』嗎？誰要『認爲滿意』，誰便是賣國的國民黨政府之最忠順的奴僕！

### 蔣介石私有的軍隊還不只此！

在國民黨一中全會中，一提及錦州平津危急問題，劉峙便說：『國家軍隊動員，須奉政府命令方能調動，不宜自由動作』。可是，蔣介石既已卸職歸田。其原有侍衛大隊亦擬改編爲國府警衛軍特務團，原有隊長王世和亦已明令改任該團團長；然而王世和附蔣飛機去後，其所部二大隊一千餘名也陸續由南京乘輪開往甯波。這是奉了誰的命令呢？自由開往甯波去警衛誰呢？難道國府已遷到甯波了嗎？或者原有侍衛大隊是蔣介石私有的而不是國家軍隊嗎？劉峙將怎樣解釋這個問題呢？

### 好一個愛護青年！

「一二一七」血案，已經是舉國皆知之事，而陳銘樞函滬各大學大學代表團云：『此次學生運動，純粹出於愛國熱誠，政府始終於維持程度中，寓愛護青年之意，已爲全體學生所諒解；惟當時游行，人數擁雜，致有楊君同恆被擠落水損命……事後追念，悼痛殊深』、這能够欺騙誰

？適足以證明他們的『一貫造謠政策』千真萬確而已！

### 麻木不仁的社會！

嚴重的「一二一七」血案發生之後。只有沈鈞儒表示了『東北不戰而喪地數千里，未聞戮一誤國人員；學生何辜，罹此重戾！軍警不抵抗外侮，乃推其刃以向青年』。的抗議，其餘各大報各團體各大小名流，都默不一言，甚至至有責議學生者，這樣麻木不仁的上流社會以至中流社會，都和倒行逆施的政府同樣無希望！

### 『反共產』就是這麼一回事！

助紂爲虐的金融資東家——蔣介石走狗，替蔣搜刮了十幾萬萬元做戰費，充私囊，此項內債，如果必須償還，當然應該由蔣個人及其走狗負債還之責，當然不能由國庫負擔。現在石瑛提議展期撥付本息，已經是過於牽就了；然而一班蔣狗們大喊『共產與非共產之分途，原來『反共產』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樣一來，果然嚇壞了以『反共產』著名的石瑛先生趕快聲明取消他們的提議！

### 兩個爛污的『國民救國會』

女爛污政客吳木蘭，組織了一個什麼『中華民國國民救國會』，現在看見男爛污政客焦易堂組織一個什麼『中國國民救國會』，大起酸素作用，登報聲明『焦易堂先生

所謂之「中國國民救國會」發起於汪精衛先生蒸電之後，本會則在汪先生未蒸電之前」。什麼「改進黨務」和什麼「黨務改進」的烏烟瘴氣之爭，還說是爲了「黨統」問題。她和他同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所組織的又同是「國民救國會」，爭什麼呢？還是軋起拼頭來吧！

### 又一個『反動』的解釋

著名的烟犯北洋軍閥餘孽陳調元，因爲許世英等登報攻擊他，他便也登報說：『旅滬皖人登報詆毀公然反動』。原來所謂『反動』就是這樣解釋！

### 軍閥走狗們口中的人民自由

在如今嚴行『黨禁』和『取締非法團體』年頭，人民喪失了一切自由，有人主張『廢除限制人民自由之一切法令』和『明令允許人民自由組織團體或政黨』，自然是進步的現象。可是這些主張一出諸李根源，張耀會，彭允彝，趙恆惕，陶家瑤，汪彭年，諸人之口，實不得不令人齒冷！這班北洋軍閥的走狗爪牙過去助紂爲虐的侵害人民自由，鎗殺壓迫工人學生，迫害在野政黨之種種罪惡，人民一點也不會忘記。他們現在說話之唯一目的，就是想利用民衆反國民黨潮流，出頭組織政團，以復活他們的政治生

涯！他們所謂人民自由祇是他們自己的自由而已。他們一旦有權在手，其侵害人民自由，壓迫在野政黨，特別是代表勞動人民的政黨，必然故態復萌。所以，他們的口中現在雖然吐出點象牙，將來仍然是要吃屎的！

### 學生示威團之功罪

大阪朝日報載駐華英使藍溥森說：『余對於中國學生團之愛國運動極表同情，苟使中國無此學生團之呼籲示威，則日軍早已侵蝕華北各省矣』。然而國民黨則痛罵學生示威團是『共黨產』『反動份子主動』『危害黨國』『越軌行動』等等！

### 請看國民黨三民主義的督軍團！

國民黨一中全會開幕前，他們的武裝同志會在勵志社舉行聯歡會，票決對日開戰問題，結果一致反對主戰，所以在一中全會議席上；他們一致執行不戰之決議，羣起反對『用武力收回失地』的提議。據商震說張學良在關外的軍隊尚有四萬，在關內則有十五萬，今又不戰而退了。用巨量的民脂民膏養這些軍隊有什麼用處呢？然而看他們的用處，不看見何成濬熊式輝等，發起了豫，陝，甘，蘇，皖，浙，湘，鄂。贛，九省聯防會議，定於一月初旬在漢

口舉約嗎？

### 請看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外交家！

顧維鈞一上任便接見重光葵，面談中立區問題，以「啟直接中日直接談判之途徑」。陳友仁一上任便接見蒼野長知（犬養內閣代表），面談錦州撤兵問題，不用說這更是直接談判之先聲！王正廷，顧維鈞，陳友仁，且看究竟是誰的官運亨通？

### 又要提前放假！

盡力壓迫學生愛國運動，壓不下去，又用提前放假的妙計來救急，這在安福時代我們早已看慣了的老法子，現在也被黨國要人學會了！他們怎麼樣樣都學會了呢，怎麼樣樣都學全了呢！

### 正需要逾閑越軌啊！

甘地赴英和平請求失敗了，臨行還說：「如余須與英國人民奮鬥，則非出於怨恨，而實出於仁愛，且將如與余最親愛之戚屬奮鬥然」。中國政府對於暴日，更是不抵抗，鎮靜，逆來順受，信賴國聯，避免衝突。各國上層份子對於帝國主義的奮鬥（？），都有他們的閑和他們的軌，

非由民衆（即上層份子心目中的「反動份子」）衝過這閑和軌而猛進，民族解放運動將永遠不會成功啊！

### 蔣主席與陶百川

一般人聽見蔣主席下野，便欣然色喜！一得到他下野的消息不的確，便老大的不高興！陳銘樞很懂得這一心理，所以新聞記者向他詢問蔣主席辭職時期，他便「莞爾曰：關於此事，前途進行，頗為順利」。這在蔣主席的前途，當然是不很順利了，做主席做到這樣場面，幸而他還識相，否則將來的下場，恐怕不是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而是從後門逃走的陶百川！

### 革命嗎？民主嗎？

汪派的國民黨員罵蔣派的上海市黨部「用最卑鄙的綁票手段，摧殘愛國運動」。『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立場』，『已為全市民衆所厭惡』，並且說『要建立一個革命的民主的市黨部，來代替腐化的惡化的市黨部』。他們罵人罵得很響亮，但是他們的黨務改進會十七委員，民衆大半也都領教過，且看他們將來是怎樣的革命怎樣的民主吧！呵呵！